

再说什么？

再说五百年后，这成了废墟的古庙尔后又变成土匪盘踞的巢穴，他们白天在洞穴里睡觉，夜晚便打起火把，下山抢劫。偏偏山下一个尼姑庵里又有一位官宦人家的小姐，一心带发修行，守住古佛青灯要赎前世的罪孽，不料叫土匪头子目睹芳容，抢上山去，强作压寨夫人，这女子自然誓死不从，便先奸后斩了。

还说什么？

再倒回一千五百年前，这古庙尚无踪影，只有草庐一间，一位挂冠的名士，隐遁在此，每每天将亮未亮时分，面朝东方，吐纳引导，吸紫微之精，尔后引颈长啸，空谷里清音回荡，弄得绝壁上下攀援的猴群跟着呼应。偶尔有知己往来，以茶当酒或布局博弈，或月夜清谈，老之将至也不以为然，过往樵夫，遥遥相望，指为奇谈，又是这称为仙人崖的来历。

又还有什么可说的？

就又讲到一千五百四十七年之后，这山外有个军阀，半辈子戎马生涯，终于当上个军长，便回乡祭祖，相中了一名伺候他老母的丫鬟，选了个吉日良辰，纳娶为妾，顺次排将下来，算做第七房姨太太，摆了一百零一桌酒席，借此向乡里人显示一下排场。亲朋满座，免不了拍马送礼，酒岂有白喝？正当众人恭禧之际，门上却来了一名叫花子，破衣烂衫不说，还生了一头癞皮癣，门卫赏他碗饭吃，竟打发不走，硬要进厅堂上主宾席给新郎官道喜。这军长好不恼怒，令副官用手枪柄打将出去。那知夜深人静，新郎正酣然好梦，宅中却四下起火，将个祖上的老宅烧了大半。有说此乃济公活佛施了法术，替天行道，惩处恶人。又有人说，这乞丐乃恶中之恶，叫花头子是也，方圆百里，大小乞丐，皆归他统率，如何得罪得起。管他旅长军长，不赏个脸面，便指使手下的无赖，用线香扎上火引子，半夜三更，弹射进高墙院内柴草堆中，大将军纵有千军万马，碰上这不屑小人，也防不胜防。这就又应了那句老话，强龙斗不过地头蛇。

再还有什么可说的？

又个了大半个世纪，也是这山里，别看这一座森严肃穆的大山，因了人世的混乱，总也不得太平。某县革命委员会新上台的主任的一个丑女儿，偏偏看上了早年的地主的孙子，不从父命，执意结为姻缘，偷偷从抽屉里拿了三十八斤粮票，一百零七元现金，双双私奔，躲进山里，满以为可以农耕而食。做老子的天天宣讲阶级斗争，亲生的女儿竟然被地主的小崽子拐跑了，怎么能不悻然大怒？当即下令公安局印发照片，全县通缉。这一对小儿女那里逃得脱搜山的武装民兵，藏身的洞穴被团团包围，楞小子便用偷来的斧子先砍死了情人，再砍死自己。

她说她也想见血。她想用针扎破中指，十指连心，叫心也跟着疼痛。她要望着鲜血涌出，鼓涨隆起，再蔓延开来，浸红整个手指，再流到指根，让血从指缝间下去，顺着掌纹，流到掌心，手背也滴血……

他问她为什么？

她说都是你压迫的结果。

你说那压力来自她自己心里。

那也是由于你。

你说你只讲述，什么也没做。

她说你说的这一切都令她憋闷，喘不过气。

你问她是不是有些病态？

病态也是你造成的！

你说你不明白你做了什么。

她说你真虚伪！说完便狂笑。

你望着她不免有些害怕，你承认你想激起她的欲望，而女人的血水却只能令你反感。

她说她就要让你见血，叫血流到手腕上，再到手臂，再到腋下，再到胸脯，她要在白胸脯上也鲜血横流，殷红得发紫发黑，她就浸在紫黑的血水中让你非看不可——

赤身裸体？

就赤身裸体坐在血泊之中，下身、股间，大腿上都满是血，血，血！她说她就想沉沦，深深坠落下去，她不知道怎么变得这样渴望，潮水将她浸透，她看见自己躺在海滩上，海潮涌了上来，沙滩窃窃絮絮来不及吸吮，一股新潮不可抑止就又上涌，她要你进入她身体，揉搓撕扯她，不要怜惜，她说她没有羞耻，不再害怕，她害怕过，她没怕也只是说怕并非真怕，可又怕坠入这黑色的深渊，无止境飘荡下去，她想沉沦，又怕沉沦，她说她看见黑乎乎的潮水缓缓上涨，从不可知的深处直拥上来，幽黑的潮汐正把她吞没，她说她来得特别缓慢，一旦来了，就无法阻挡，她不知道她怎么变得这么贪婪，啊她要你说她放荡，她要你说她不放荡，她只对于你，只对你有这种需要，她说她爱你，她要你说你也爱她，可你从来不说这话，你真冷酷，你要的是女人，可她要的是爱，需要全身心去感受，那怕跟你下地狱，她求你不要离开她，千万别把她抛弃，她害怕寂寞，怕只怕空虚，她也只知道一切都是短暂的，只是想欺骗自己，你就不会说一点让她快乐的话？编一个叫她快活的故事？

啊，他们好快活，面对面盘腿坐在一张张席子前。黑的猪血，白的豆腐，红的辣椒，绿的毛豆，酱的肘子，炖的排骨，煮的肥肉，一字排开，用海碗传着酒喝。整个寨子都在过节，一气杀了九头猪，三头牛，开了十大罐陈年老酒。个个红光满面，鼻尖上流油。瘸腿的寨老就站了起来，用沙哑的公鸭嗓子喊着，那麻花领他们世世代代的柴山怎么叫外人放火种上了包谷？他门牙掉光，喷着吐沫。不要以为头寨只剩下他这稻草杆样的糟老头子，不要以为头寨的人都好欺侮。他现今尽管挑不动钎担，扛不动火铳，头寨的后生娃可不是孬种！大宝子他妈，你总不会拖你崽的后腿？这女人手上戴的银镯子跟着一扬，寨老，你老人家别这样讲话，一村的人都看着大宝长大，我崽在外头叫人看不起，也是全村人的笑话，别光冲我大宝一个人来，这头寨又不只我一家，哪家也不是只生丫头不生崽。妇人们一下子全炸开了，宝子他妈，你讲话怎么拐弯？头寨人外山直不起腰杆，哪一个脸面挂得住？后生们也涨红了脸，撩开褂子，拍着胸脯。寨老，这手里提的火铳可不兴吃素？你老人家有什么话直管吩咐，就是莫听嫂子们

把大哥二哥都关在屋里，光叫我们后生去打先锋。嫂子们一听全毛了，冲着后生娃便叫，嘴上还没毛就学会了话里带刺，你爹妈舍得，我们又有什么舍不得？一个汉子霍的站了起来，瞪个圆眼，小二，你好泼皮，这头寨还轮不到你小子插嘴！还听着呢？

说下去，她说她要的只是听见你的声音。

你只好强打精神，说的是众人一起鼓躁楞头立马捉了只公鸡，把鸡脖了一抹，翅膀还扑扑的，热血洒进酒碗里，高声叫道，不喝都是狗日的？狗日的才不喝！男人们都挽起袖子，踏了踏吐在地上的口水，一个个指天发誓，眼全都红了，转身去抄家伙。磨刀的磨刀，擦枪的擦枪。各家的老父母也打起灯笼，上祖坟边上挖坑。女人们守在屋里，用出嫁时绞头发娃娃时剪脐带的剪刀，剪得了坟头上的纸幡。黎明时分，晨雾将起，寨老踩着瘸腿，擂起大鼓。妇人们抹着眼泪，从屋里出来，守至寨口，望着手执钢刀揣起火铳的男人们打起铜锣，齐声吆喝，冲下山去，为祖宗，为宗族，为土地和山林，为儿孙，厮杀火拼，然后默默抬回了尸体。然后妇人们再呼天喊地。然后复归沉寂。然后再犁地下种插秧割稻打谷。春去秋来，又过了好些个冬天，等坟头上长满荒草，寡妇偷了汉子，孤儿也长大成人，便都忘了悲痛，只记得祖上的光荣。直到有一天晚上，年饭祭祖之前，老人们讲起早年间在世仇，年轻人又喝了酒，热血重新沸腾起来……

夜雨下个不停，火苗看着变小，缩成如豆一般，豆花明亮的底端，有那么一星蓝莹莹的芽儿，芽儿又伸张开来，豆花就越见收缩，颜色渐次变深，从浅黄到橙红，突跳在灯蕊上，黑暗越加浓厚，像油脂一样凝聚，消融了这一伙哆哆嗦嗦暗淡的火光。你离开紧紧贴住你汗水淋漓滚烫的女人熟睡了的躯体，听雨点打在树叶上，吵嚷一片，山风在峡谷里沉吟，发源于杉树林梢。吊盏油灯的草棚顶上开始滴水，径直落到脸上，你卷缩在看山用巴茅草搭的草棚子里，闻到了烂草腐败而又有些香甜的气味。